

水癌 原著：周金波 改寫：林季維

「伊醒過來，猶原倒--咧，一面佇頭拄仔鋪好的蓆仔氣味內面耍，一面回想東京留學時代的代誌。幾若年無佇榻榻米面頂歇睏矣。對佇榻榻米度過的學生時代的懷念閣活起來了後，又閣有較大的感慨對心肝頭潰出來。認為向高水準的生活接近一步——。閣認為為著完成一項義務——較輸講變成某一種真無簡單才得著的優越感，共歸身軀攏逼甲緬--緬。

佇榻榻米面頂開始過著親像日本人的生活！

這予伊真得意，嘛予伊抱著新的希望。

以七七事變做為改變的坎站而且加速進行的皇民鍊成運動，毋免講，對佇佇領導階級地位的佃跤邊向外擴展。伊親像點燃野火彼款的氣勢，共迷信燒掉，共歹習慣改過來。

伊佇治療患者喙齒的時，並無共盡力宣傳的重要性放袂記得。

當然，彼把野火嘛佇伊的身軀邊以點火彼款的型改變著伊的生活，其實，應該愛講達成伊家已遮濟年來的願望較妥當。

目一个瞞，厝房的眠床予人徙--開，予人改做榻榻米的房間，伊著蹣佇遐。伊，毋免講，一開始厝內的人當然會感覺無爽快，只要一慣勢，嘛開始呵咾，而且會使佇榻榻米面頂輕鬆過生活矣。尤其是彼陣因仔，佇頂懸跳來跳去，敢若會凍共人展的款。

伊用手摸一下仔榻榻米，感覺足滿意的。

島民是會使教化--的，而且會使比咱所想的閣較簡單，閣較緊完成—伊一直抱著的信念，雄雄予最近強烈的自信揀去頂懸。」

伊對因仔榻榻米頂懸的家具足好奇--的，然後才醒過來，聽著對診察室傳出來的聲。其實，伊是去予人吵起來--的。彼是一个低聲對助手客氣講話的查某人的聲音。

「免共我騙，醫生應該閣咧睏。若毋共叫起來，我只好去別間，也毋是干若這間齒科啊。」

是患者！伊跳起來，行出去。查某人拄好咧叫少女轉去。

查某人穿插是改良的衫，手腕頂懸有金色的錶仔。查某人一看著醫生隨激派頭：「你看覓咧。咁毋是佇厝--裡？你無應該定定講白賊，若無會去予人辭頭路，正經的。」

伊用無親像咧講耍笑的威脅口氣睨助手，然後共少女湊入去診察室。予少女坐佇治療椅頂懸了後，伊閣用親像講無夠氣彼形的口氣講：「我著知影醫生閣走轉去睏，彼个助手煞講伊無佇厝，所以嘛——」

副洗助手一陣，然後催少女：「緊，共喙開開啊，愛予大夫看啊。戇仔，叫你共喙開開啦！」

查某人像射箭彼款共伊睨：「你哭看覓，轉--去是袂放你煞！」

伊看著勉強拍開的喙空，哼一聲。一陣毋知影欲按怎講的臭雄雄鑽入鼻。像

米糠泡菜彼款的氣味隨向四箍輾轉炭--開，強強欲予人袂喘氣。下頰倒片的顎岸，予**昇汞水**燙甲爛爛，變成烏青的色，齒岸 hōng 食共毋成樣。早就已經超過第一期，第二期的水癌症頭矣，普通人根本就無願意看著。

伊閣哼一聲。

「這是真嚴重的水癌。是按怎拖甲這陣？」

「無 nō，開袂少藥仔錢矣，倩中醫治療幾若擺矣。講啥物水蛇，抹各種的藥仔，每擺擺會好。這個囡仔已經八歲矣，猶袂曉講一句完整的話。袂喝疼，也袂講苦，所以到底按怎，根本就無法度看出來。」

「發燒啊，無想欲食物件啊，總--是無應該毋知影嘛！」

「猶毋過，逐工毋知影是去佗位拋拋走，揣啊揣無人——按怎？簡單治療夠？」

「這是真歹治療的症頭。若是較早**焦**來，遮嘛毋是袂凍治療，這馬已經到第三期矣，恐驚真困難。」

伊想盡各種辦法，心內想講若無去台北的大學病院蹓院，恐驚無醫好的機會。醫生一心希望予伊蹓院，所以著用較澈古的口氣勸伊去病院。

「若是擔誤著，就算是神仙嘛無法度救。提紹介批趕緊去病院一逝。」

毋過，查某人看起來真**瘡**，閣真驚惶講：「猶毋過，我無蹓院的費用——。」

醫生感覺真意外，對查某人的頭殼頂看甲鞋底，然後足歹共伊問講：「就算是共財產開甲焦焦，嘛就愛共命買轉--來，人命關天啊！何況，蹓院的錢也無的確比你的洋裝較貴。只要淡薄仔，淡薄仔錢就有夠矣！」

每一句話攏親像欲共人釘牢咧全款，對醫生的喙裡講出來。

查某人提著紹介批，半信半疑予少女鹿喙，閣共伊對椅子頂**焦**落來，然後家已閣探一下仔伊的喙。凡勢是鼻著彼款臭味，查某人趕緊共手巾仔掩佇鼻仔面頂，共少女揀--開。繼落來，凡勢是已經決定矣，留一句「轉去和阿爸參詳才閣講一」，走干若飛咧離開診所。

伊逐到樓梯頭，對**個**大聲喝：「一定愛去喔！」

然後，心肝好親像放落重擔彼形，坐佇膨椅頂懸。助手用輕視的語氣講：「啥物嘛，先生，伊袂去啦！彼個查某人才袂煩惱咧！伊顛倒無閒咧看歌仔戲--反正，對彼款查某人來講，金手環、跋筴、歌仔戲才是幸福的代表啊！」

「這擺是袂使按呢講呢，這是關係著囡仔的生死。」

伊倚起來，一面對窗仔門看彼對行過大路的母仔囡的背影，一面笑助手講話的時激出來的彼款形。

伊知影世界上有真濟母愛！毋免講古早日本的婦道，看著的、聽著的就毋知有外濟。何況全款攏佇東方，母親愛囡兒序細的感情哪有大和細的差別咧.....。

莫講是大路矣，凡勢是因為逐家攏行亭仔跤，就算三不五時有一寡行路的人經過，看起來嘛真齷齪。

「台灣閣差遠咧。先生未免共台灣估計了傷懸矣。」

身邊的助手那哈唏那講這句話，**接著就惶惶地眨眨眼。**

十工後，一個天星閃爍的暗暝。熱--人的九點前後，是逐家出來納涼的時陣，  
病院內底的患者嘛**挾挾挾**。

自從彼工以後，伊佇治療患者的時，攞會雄雄想著著水癌彼個少女。對彼陣開始，無任何的消息。伊到底是按怎啊？難免會煩惱，而且暗暗向望伊已經入院。

現此時，也有看起來佻彼個少女年紀差不多的囡仔，予母親**毛**來接受治療。伊看著這個母親的面，然後試看共伊佻彼個真**勢**講話的查某人相比並。假使講這個囡仔就欲死去，母親毋知會有佻爾驚惶。無，凡勢——伊心內嘛想講啼啼哭哭是查某人古早留落來的習慣——一點仔攞袂悲傷。無的確舞甲規身軀攞鼻，怨嘆天公，閣共地神嘛罵摻落，然後就干若無代誌嘛無的確。伊按呢想，重新閣看一下囡仔的老母。

拄仔好佇治療好囡仔的時，行過頭前大路彼陣人特別吵。倚窗仔門邊的患者來講：「筊鬼去予人掠--著矣！」

彼是三個便衣警察押走六、七個的筊徒的情景，無論是查埔抑是查某，攞予警察押去派出所。綴佇**個**後月遐的鬥鬧熱的人，跔步聲佇暗時的街仔路是非常大聲的。佇候診室內底家婆的患者走落去了後，病院嘛開始吵起來矣。助手嘛走去技工室矣。

派出所就佇正對面的橋邊。鬥鬧熱的人已經圍做一面牆仔，包圍派出所，毋過警察出來雄雄潑一桶水，鬥鬧熱的人那叫那退，這欸情形，會凍佇二樓看甲清清楚楚。

助手**跔**上樓梯轉來是佇警察第二擺潑水以後。

「先生，頂擺彼個查某，噯，就是彼個水癌患者的阿母——彼個查某嘛佇內面呢！聽講是佇咧拍四色牌的時陣去予人掠去--的。」

「—真的喔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啊！頭起先，我閣感覺若像佇佻位看過伊，所以看幾若遍。絕對袂毋對，一定是彼个查某人。」

就按呢，候診室內底的人閣共走去看的患者圍牢咧，規間候診室充滿吵鬧的講話聲。

「**個**翁是船員，逐個月干若轉來兩、三擺。我就蹉佇**個**兜隔壁，所以真清楚。伊已經是想欲創啥就創啥的身份啊！」

這敢若是蹉佇厝邊的查某人的聲。

「我估計，干若私奇至少就有一千箍以上。」

「呵—所以才會當妝予嬌嬌、才會當跋筊。」

「你聽看覓，**個**困死無五工呢！」

「阮大夫認為只要蹉院就會使醫好，連紹介批攞寫予伊啊，閣誠懇共伊苦勸，所以彼个囡仔等於是予伊害死的。」

助手幹頭過來看醫生：「最後猶是無去台北。就算按呢苦勸嘛無路用。」

毋過伊恬恬，一點仔開喙的心情攞總無。伊顛倒真緊佇腦海內面描繪佇彼的

少女屍體面頭前，而且干若佇眾人在場的時唸一寡仔無建設性的話，流著目屎若哭若叫的情景。共一切的一切照著公式悲嘆的日子過去，囡仔的屍體安葬好勢，大概是兩、三工前的代誌。伊阿母就已經迷著伊上佻意的笑間矣。

彼是某一个可憐的少女和無負責任的阿母攏強欲 hōnn 袂記得的早起。

對透早趕來的庄跤患者，共候診室呾甲滇滇滇。庄跤的人真早就起床，而且利用俅落來的一層仔時間坐火車往回來接受治療。伊對遮--的人的身軀頂感受著工作的意義，莫講別項，佢毋但對伊交代的治療方法照步來，而且連醫師對任何問題的意見，佢嘛恬恬仔聽。

伊佇清爽的早仔時，完成這件快樂的工課。這就成做伊最近快樂的早課。早起的日頭光對窗仔門照入來，照佇診察室的眠床頂。就算講候診室無空位，上樓的跤步聲猶是相挨相呾。遐的人照起工等待看診的情形嘛真值得歡喜，毋肯照順序排隊--的，顛倒是街仔頂來--的城內人佔大多數。

毋過，這馬的這馬，彼个無照順序等待的人雄雄從入來。伊目頭一結，原來是彼个水癌患者的老母。

伊猶原表現出奢華的彼款形，向伊頤頭了後隨問講：「我想欲 khōng 金牙，大概愛佻濟？」

一面講，一面用倒手的手指頭仔共喙弓--開，而且用正手的手指頭仔指一下仔頂顎的喙齒。彼喙齒真好，啥物毛病嘛無。

「無按怎嘛！」

「喔—，只是想欲裝金牙啦！」

「干若裝一齒敢若無意思，我替你共全部的喙齒攏 khōng 金--的好無？」

「莫共人當做盼仔啦！啥人欲特別開錢來講耍笑？這款所在，我才無愛來咧！」查某人敢若欲共話攏總吐吐出來全款，一面攢手，一面行落去的同時，共地板踏甲 pīn-piāng 叫。

留落來的沉重氣氛強強欲共病院內面暫予扁全款，連一聲咳嗽攏無。

伊重新思考身軀邊助手所講的一台灣閣差足濟的咧—這句話。而且，雖罔講承認伊是事實的心情當逼過來，煞拚命想欲共伊擋咧。

「這就是現此時的台灣。毋過，就是因為按呢，才袂當認輸。彼種查某身軀頂所流的血，嘛是流佇我身上的血。無應該激恬恬，我的血嘛愛洗予清氣。我毋是普通的醫生，我咁毋是必須愛做治療同胞心病的醫生？那會使認輸咧……。」

倚佇邊仔金金看著伊的面的助手，發覺著伊的喙賴開始紅膏赤蠟，目一下瞞，聽著伊講：「喂，後一个！」

這平常時罕得聽著的叫聲。